

那年那月

## 冰天雪地中的新兵训练

文/周召平

1985年11月初,我们这批来自金坛的新兵,到达吉林蛟河军营的第三天,天空就下起了漫天大雪。这种在江南水乡几年都难得一见的大雪,一下就是断断续续一星期,洁白晶莹的雪覆盖了营区周围的山川大地。

雪停以后,天气越来越寒冷,零下二三十度是家常便饭。皮手套、皮帽子、绒衣绒裤、棉衣棉裤、大头鞋,能用来御寒的衣物全部加在了身上。严寒犹如一头恶魔,它令我们每个人心里打怵。特别是早晨出操,到了外面,给人的感觉是吸口气,肺也冻得痛。由于呼气,露在外面的眉毛,头发全是一层白霜,寒冷几乎冻得人直掉眼泪。只要站在原地有个十分钟左右不动,就会有一种快撑不住的感觉。

尽管天气是奇特的寒冷,但新兵的队列训练科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赶。稍息、立正、敬礼、停止间转法、齐步、跑步、正步、班队形变换等,看起来很容易,但要做到全班十多个人整齐划一,的确不是一件易事。有时一个简单的动作一星期下来都很难做好。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训练强度,在超强度的训练中不断纠正动作。为此,即便天气再寒冷,半天训练下来,没有一个不出汗的。只要训练一停,被汗水浸湿的衣服,就会由热变凉,由凉再变冰冷,那感觉好像是整个人没有穿衣服,光着身子骨被冰冻了一般。特别寒冷之时,脚下的鞋垫也会结冰。有一次,外面的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37℃,我们训练结束回到宿舍,

取出大头鞋垫子,发现鞋垫子下面因脚出汗,已经结了冰疙瘩,那可全是汗水所凝结。

最令人紧张的训练要算紧急集合了。紧急集合都是在晚间睡觉后进行,有时一晚上还不止一次。集合时室内不允许开灯,黑咕隆咚地不仅要穿戴整齐,而且要摸黑把被子打成结结实实的背包,并迅速地跑到楼前广场集合。全班12名新兵睡的是大通铺,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,个个紧张得手忙脚乱,一些战友被包打得不紧,背在身上没走几步就散;上衣扣子上下错位的,拿错他人衣服,穿错他人鞋子的时有发生。小个穿长衣、小脚穿大鞋还好说,大个大脚穿短衣小鞋,那难受劲就甭提了。我穿的鞋是43码,属最大号,全班穿这

号鞋的只有三人。第一次紧急集合,我自己就有一只鞋被战友情急之下穿错了。那战友为了抢时间,争速度,明知穿错,也不更换。晚穿一步的我只得套着一只小号的鞋,踮着脚跑出去了,脚后跟冻得生疼。好在第一次紧急集合只是检查我们所携带的装具是否整齐完备,并没有组织拉练。

在瞄靶过程中,班长苏海田一再告诫全班新兵战友,要想打得准,就必须瞄得准,缺口、准星、靶心要做到三点一线。在瞄准过程中要屏气凝神毫无杂念,要轻轻地扣动扳机,否则就要脱靶、偏靶。同时,要反反复复地瞄,认真地体会。

这样的动作要领真正掌握起来其实不难。可令我们百思不

得其解的是,为什么要在寒风刺骨冰天雪地之中练习两天。由于瞄靶不能套厚的保暖手套,只能套薄的白手套,很快手指就冻得发僵发麻,趴在那要不一刻钟,腰腿几乎是僵硬了,脖子也发梗了,眼睛也十分的难受,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令人舒坦。

将近三个月冰天雪地里的新兵军事训练,使我们每个人都吃了诸多难以忍受之苦。可这种苦没有任何毒素,它恰恰是我们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最需要最缺乏的营养。艰苦的军事训练强健了我们的体魄,磨炼了我们的意志,砥砺了我们的品格,培育了我们的精神,不仅使我们成为了真正的军营男子汉,而且更是伴随着整个人生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。

悠悠岁月

## 病中隔离小记

文/祁冻一

来常州一院隔离治疗这天,窗外下起了2019年第一场雪,不大,起先雨夹雪,雨停了,雪还是稀稀疏疏的,偶尔有几片大些的雪片不紧不慢地飘落。

从核医学科的病房看过去,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矗立,有一种中隐隐于市的感觉。近处一座日式的四合院,灰瓦屋顶,被医院的红瓦小楼围在中间,在红瓦的衬托下越发灰暗,只有一小面马头墙泛着白光,落雪接近灰色屋面,一片一片显得晶莹剔透,又瞬间消失。窗下屋顶的三个烟囱正冒着蒸汽,飘向旧式老屋,倒增添了几份暖心的烟火味。

朋友圈里金坛的雪已落了一层,田野树木披上了薄薄的银装,人们正兴奋地期待一场大雪来临。

我突然想到了母亲,去年差不多时候,2018年的第一场雪,母亲也在医院里,窗外,大雪纷纷扬扬,悄无声息地落下落下,屋内,母亲的气息一天一天弱下去。绝望,悲伤,每一片落雪都深藏凉意,无法抗拒。

我的隔离是从一杯碘水开始的,无色无味,却聚集了相当的辐射源。厚厚一堵防护墙隔开我与医生与外界的距离。医生被防护服牢牢地包裹着,我在指定的位置指定的窗格,喝下了这杯

碘水,没有异样,一杯凉白开而已。

接下来的数天,医生隔空对话。这个小小的世界将属于我一个人,幽静清冷可以属于我,“独自相思隔重城”属于我,信马由缰自由王国也可以属于我,骤然的轻松遍布全身,竟有些小激动。

此刻等待一场雪也许最合时宜了,不妨改一下温庭筠的诗句“几时抛俗事,来共白雪闲”便是。从高处望过去,白茫茫一片,岂不更显静谧辽阔?平日的浮躁也会立刻化为一杯热水,温润方寸。

小时候,母亲在乡村小学教书,经常要去村对岸的中学参加教师学习会,把我寄在乡亲舅姑家里。天黑了,我总会跑到村头,隔着对岸不停地喊,知道喊着喊着母亲就来了。一个大雪天,雪还在下着,我偷偷来到岸边喊,终于,有个身影出现在对岸茫茫雪面上,我拼命地喊着妈妈,寂静的旷野里回荡起母亲的声音,“哎--妈妈来啦!来啦!”我高兴地在雪地里蹦跳着,一不小心滑向河里,幸亏舅姑姑及时寻到此拉了上来。母亲一把紧紧裹起我,哭了。此后,母亲风雪夜归的情景,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,成为我永远温暖的记忆,不断给我希望和力量!

可以拿饭喽!菜不错呢!隔壁的病友小王在大声喊话。

只有十多米走廊的病区有三个病房,对面设置了专门的配餐室,有两道防护门。每当送饭阿姨进来,必须先确保锁好通向病房的一道门,然后把饭放在相应格子里,解了锁,再“啪”的神速锁上外道门,以防隔离者突然打开相遇。谈辐色变,可以想象一下,如若与送饭阿姨相遇,被我射到的神态定然很恐怖,此时相遇即相害啊!

雪终究早早地停了,雨淅淅沥沥下起来,倒也好,雨声真切,滴滴答答,有时间流动的感觉。在相对静寂的氛围里,和上一点低低音乐,与书为伴,与手机互动,其实并没有隔断与外界的交流。

雨一直在下,天气湿冷。核医学科的小楼在医院的最西边,窗外静悄悄的,没有什么植物,少有人走动。好在我们这批四个病友服药后的反应不大,出院的时候都很开心,隔离病房内祝福满满,暖意浓浓,充满了对生活的光亮。

是啊,想想人生劫难无数,健健康康,平平安安到老,抑或小病小灾,抑或大病初愈,实乃幸事,更当珍惜所得所爱。遇着险恶,也属无奈,唯有积极应对,能真正看淡看破生老病死的,比比皆是,确是大境之人,令人敬佩!

不过,愿都是幸运的那个!

小荷初绽

## 忧伤的时候 我们去厨房

文/符右竹

作为一个资深小吃货,我对一切形态的食物、加工烹调工艺都保持一颗敏感而好奇的心,在书店初次遇到《忧伤的时候,到厨房去》这本书时,几乎是一见钟情。

这是土耳其最受瞩目的新生代才女作家——沛克的作品,被誉为年度畅销疗愈小说。

出生在菲律宾的莉莉娅,成年后远嫁纽约,作为一个传统女性,莉莉娅的耐心和往日的情意在丈夫和孩子变本加厉的冷漠中被消磨。直到老去的那一天开始,才对这顺从的一生心怀不甘,可此时,阿尔尼瘫倒在床,莉莉娅又不得不被其捆绑在一起,唯有厨房和舒芙蕾让她感到存在的价值和生活的残留的那一份美好。

人们常对配偶承诺生、老、病、死不离不弃,但是在与恋人到白头之前,首先要面对的是年迈的父母。善良的伊斯坦布尔妇女菲尔达悉心照顾夸张、刻薄的母亲,在面对母亲

破棉絮一般败坏的身体,和经常的胡言乱语时,疲惫的身心频频受到痛击,这也让她开始怀疑自己劳心劳力的意义,尽管如此,却也默默地承受下来,唯有厨房才让她得以放松。

我最爱的是发生在巴黎的,马克与克拉拉的爱情:想忘记你,一起生活过的房子却时时刻刻提醒我,你存在过。马克丢掉克拉拉用过的所有厨具,失去爱人的他像个孤儿,开始摸索如何在悲伤的沼泽里绝处逢生。他想起做菜,从零开始,一点点添置新的厨具。马克的心此刻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厨房,什么时候这里被填满了工具、食材与菜肴,生活便回来了。

我这个人有点懒,但对于厨房却有着先天的热爱,可能源于热爱生活的妈妈,也可能更多源于热爱厨房的老爸,煎炸煮蒸,即便暑假一个人在家,也能让爸妈安心工作,因为我爱的厨房同样可以让一个人的时光活色生香。

岁月流歌

## 人间烟火

文/胡金坤

晨雾已消	开镰收割早稻
菩提树下	晨钟冗长
老僧弯着腰	佛经回绕
打扫一地枯叶的庙前山道	半山腰
山下	古庙破旧门墙
农家正忙	飘溢出新米煮粥的味道



花开富贵

虞露怡